

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与译注

苏洵卷

主编 王彬 副主编 崔国政



经济日报出版社



90163792

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与译注

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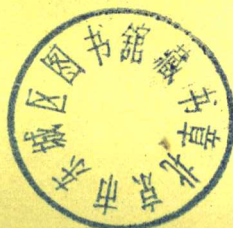
洵

卷

经济日报出版社

I264
1028

王澐 王澐 注
王澐 瞿承楷 评



I264
1028

③

W

R3761/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与译注: 苏洵卷/王湜华注释; 王湜华, 瞿承楷评译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6. 12

ISBN 7-80127-246-3

I. 唐… I. ①王… ②王… ③瞿… III. ①古典散文-中国-唐代-选集②古典散文-中国-两宋时代-选集③苏洵-古典散文-选集 N. I2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3554 号

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与译注——苏洵卷

注 释:	王湜华
评 译:	王湜华 瞿承楷
责任编辑:	赵润庭
责任校对:	仇 燊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277 号 (邮编 100746)
总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8.875 印张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27-246-3/I·5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9.5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苏洵小传

王湜华

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因家有老人泉，故又自号老泉。关于他青少年时代的活动，世人知之甚少，史书只记载他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所以有“少年不学”之说，乃自谦之辞，其实不尽然。少而不学是不可能的，只是相对于二十七岁以后的发愤为学而言，收益尚不明显。发愤为学之后，岁餘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为此自然就更加发愤，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此时他的文学水平已到了高超惊世的地步。嘉祐元年（1056）春，他已年近半百，带了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由老家出发，经过成都，拜谒张方平，方平以国士待之，然后进京。父子三人一同进谒了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十分赏识他们，认为苏洵的文章，即使贾谊、刘向再世，亦未必能超过它。于是把苏洵的二十二篇文章——两篇《几策》、十篇《权书》、十篇《衡论》，一并呈献给仁宗皇帝。为此事，苏洵大享盛名，一时众多文人学士，都来传抄模仿并吟诵他的文章。嘉祐二年春三月，他的两个儿子同登进士第，轼名列第二，辙中第五甲。而四月他的夫人病逝于家，父子三人不得不赶回老家奔丧。宰相韩琦读了他的文章后，也极为称赞，并推荐于朝廷，于是苏洵被召试舍人院，而他却托病未去应试，遂授以秘书省校书郎。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

乃以为霸州文安县（在今河北省）主簿，与陈州项城（今河南项城县）令姚闾同修礼书，完成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苏洵便去世了，才活了五十七岁。朝廷赐其家缗、银二百，子轼辞所赐而求赠官，遂特赠光禄寺丞，并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蜀。

苏洵是位大器晚成之士，而又未能克享大年。就以二十七岁发愤为学算起，他的文学活动才三十年，所以就他的作品数量来说，比他的两个儿子都要少得多。苏轼不仅文学作品量多质高，还是位领略诸多艺术门类的全才，遂成宋代文学最高成就之代表。苏辙的文学作品虽比哥哥略少，却自具特色，三人中又数他寿最高，但生活经历也最坎坷，而正因此，他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相当丰富。苏轼多次说自己的文章不如他弟弟。所以说，苏辙的成就也是超过了父亲的。然而为什么世人要把三苏并称，并把三苏都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呢？可以这样说，没有老苏，就不会有大苏、小苏；没有苏洵的发愤为学，并携子进京，便不可能让兄弟二人英年远至，并得到充分发挥才能的天地。是父亲为两兄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兄弟才能在文学园地中筑起楼台亭阁来。苏轼便是踩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苏辙同样也是如此。

就苏洵本人的文学成就而言，最重要最突出的是他的散文，散文中又突出表现在论、策、书等政论性的文章中。虽然他的某些观点不尽全面与正确，尤其对近千年后的现代人来说，甚至有极少数观点不免迂阔、偏执，然而就文章而论，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有极强的逻辑性。苏洵的学识，在《孟子》、《国策》两书上更为侧重，可谓完全吃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所以出言皆具辩才。立论便不容人不信。提出论点，无不鲜明，所引论据，说服力强。加上语言的洗练与犀利，又善用比喻，所以

他的论文自有一股逼人的气势，不能说它压倒一切，至少也在他文章论述的范围内，难容辩驳。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说：“始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归焚其所为文，闭户读书，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复为文，盖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于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叹哀乐，念有所属，必发之于此。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发之于此。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者，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未尝不在此也。”曾鞏字子固，比苏洵小十岁，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名列苏洵之后，堪称是最了解苏洵的同代人之一。他对苏洵文学造诣的这段重要评价，可称是最为中肯，最为贴切，最为恰当的。苏洵的文章，尤其是政论，得到这样高的评价，确实也是当之无愧的。

论文之外的记、铭、赞、说、引、状等等，因有他为文所具的严密逻辑作基础，所以也多平实贴切，清新宜人而感人肺腑。他的高尚民族气节与爱国主义精神，也多在他的散文中自然流露出来。

苏洵在仕途上为官不高，可说是并未一心扑向仕途。为文论政，也只是表现了他的一团爱国忠君的热忱。所以《宋史》中把他的传列在《文苑》五之中，记载他的生平事迹亦至略，倒是引他的论文占了更大篇幅。除上述与姚闾同修的《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之外，他自己的著述被编为《嘉祐集》二十卷。在唐宋八大家中，他名列第四。宋六家中则名列第二，当然，这是以年代先后来论列的。不论名列第几，苏洵的文学造诣，在我国文学史，尤其在散文史中，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目 录

苏洵小传	王湜华 (1)
审势	(1)
审敌	(14)
心术	(28)
法制	(34)
强弱	(39)
攻守	(44)
明间	(50)
孙武	(55)
养才	(60)
六国	(66)
项籍	(71)
高祖	(77)
远虑	(83)
御将	(91)
任相	(98)
重远	(105)
广士	(113)
《易》论	(121)

《书》论·····	(127)
《诗》论·····	(132)
《乐》论·····	(137)
管仲论·····	(142)
明论·····	(149)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154)
苏氏族谱引·····	(162)
木假山记·····	(166)
老翁井铭·····	(170)
送石昌言使北引·····	(174)

审 势^①

〔原文〕

治天下者定所尚^②。所尚一定，至于千万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③，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故三代圣人，其后世远者，至七八百年，夫岂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盖其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依据，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质，周之尚文，视天下之功宜尚而固执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终，不朝文而暮质，以自溃^④乱。故圣人者出，必先定一^⑤代之所尚。周之世，盖有周公^⑥为之制礼，而天下遂尚文。后世有贾谊^⑦者，说汉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说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孙万世帝王之计，不可不预定于此时。然万世帝王之计，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孙可以安坐而守其旧。至于政弊，然后变其小节，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长远而民不苟简^⑧。

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间，以观国家之所尚者，而愚^⑨犹有感也。何则？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势强矣，强甚而不已则折；势弱矣，弱甚而不已则屈。圣人权^⑩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与屈者，威与惠也。

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衰而下不以为德^①，故处弱者利用威，而处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则惠尊，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故威与惠者，所以裁节天下强弱之势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势者，有杀人之威而下不惧，有生^②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审知天下之势，而后可与言用威惠。不先审知其势，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与屈者，是可悼也。比之一人之身，将欲饮药饵石以养其生，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其性之为阳，而投之以药石。药石之阳而投之以阴，药石之阴而投之以阳，故阴不至于涸^③，而阳不致于亢^④。苟不能先审观己之为阴，与己之为阳，而以阴攻阴，以阳攻阳，则阴者固死于阴，而阳者固死于阳，不可救也。是以善养身者先审其阴阳，而善制天下者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

昔者周有天下，诸侯大盛。当其盛时，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⑤仅不过千里，其势为弱。秦有天下，散为郡县，聚为京师，守令无大权柄，伸缩进退，莫不在我，其势为强。然方其成康在上，诸侯无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势未见于外。及其后世失德，而诸侯禽奔兽遁，各固其国以相侵伐，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区区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国，是谓以弱政济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毙于弱。秦自孝公，其势固已駸駸^⑥焉日趋于强大。及其子孙，已并天下而亦不悟，专任法制以斩打平

民，是谓以强政济强势，故秦之天下卒毙于强。周拘于惠而不知权^⑦，秦勇于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审天下之势也。

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⑧，驰传^⑨捧诏，召而归之于京师，则解印趋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势，秦之所恃以强之势也。势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于弱。噫！有可强之势如秦，而反陷于弱者，何也？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惠太甚而威不胜也。夫其所以习于惠而惠太甚者，赏数^⑩而加于无功也。怯于威而威不胜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赏与刑与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实著于外焉。何谓弱之实？曰官吏旷惰^⑪，职废不举，而败官之罚不加严，多贖数赦，不问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⑫骄狂，负力幸赏，而维持姑息之恩不敢节也。将帅覆军，匹马不返，而败军之责不加重也。羌胡强盛，凌压中国，而邀金缯增币帛之耻不为怒也。若此类者，太弱之实也。久而不治，则又将有大于此。而遂浸微浸消^⑬，释然而溃，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为弱在于政，不在于势，是谓以弱政败强势。今夫一舆薪^⑭之火，众人之所惮而不敢犯者也。举而投之河，则何热之能为？是以负强秦之势，而溺于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以此也。虽然，政之弱，非若势弱之难治也。借如弱周之势，必变易其诸侯，而后强可能也。天下之

诸侯，固未易变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则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

夫齐，古之强国也，而威王又齐之贤王也。当其即位，委政不治，诸侯并侵，而人不知其国之为强国也。一旦发怒，裂万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②，而发兵击赵、魏、卫，赵、魏、卫尽走请和。而齐国人人震惧，不敢饰非者。彼诚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县之势，言脱于口，而四方响应，其所以用威之资，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为，焉有为焉而不可者。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电，遽然而至，截然^③而下，不知其所从发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后平民益务检慎^④。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此之谓强政。政强矣，为之数年，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愚故曰：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然则以当今之势，求所谓万世为帝王，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

或曰：当今之势，事诚无便于尚威者。然孰知夫万世之间，其政之不变，而必曰威耶。愚应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为君也，一日而无威，是无君也。久而政弊，变其小节而参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举而弃之过

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谓知理者也。夫汤武^②皆王也，桓文^③皆霸也。武王乘纣之暴，出民于炮烙斩刖^④之地，苟又遂多杀人多刑人以为治，则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于礼义。彼汤则不然。桀^⑤之恶固无以异纣，然其刑不若纣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风，淫惰不事法度。《书》曰：“有众率怠弗协^⑥。”而又诸侯昆吾氏首为乱^⑦。于是诛锄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纷乱。故《记》曰：“商人先罚而后赏。”^⑧至于桓文之事，则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⑨，管仲之书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长者，其佐狐赵先魏^⑩，皆不说以刑法，其治亦未尝以刑为本，而号亦为霸。而谓汤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观其势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则今之势，何为不可用刑？用刑何为不曰王道？彼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

[注释]

①审势：审察形势。这是一篇策论。根据当时的形势论述宋朝应制定什么国策。

②尚：尊崇、崇尚。

③纯：单纯，一：一致、统一。

④忠：忠诚，质：质朴，文：文华。

⑤固执：坚持、执行。

⑥周公：姬旦，周文王之子。为周朝制定礼乐制度。

⑦贾谊：西汉人，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

乐，为大臣所反对。

⑧苟简：苟且，简慢。

⑨愚：作者谦称，自己。

⑩权：权衡。

⑪褻(xiè)：不重视；蔑视；轻慢。

⑫生：使……活命。

⑬涸(hé)：枯竭。

⑭极亢：过度；亢奋。

⑮畿(jī)内：古代称天子领地之内，不过千里。

⑯骎骎(qīn qīn)：本为形容骏马飞奔之势，后多比喻事业发展得快。

⑰权：权变、变通。

⑱竖子：小童。

⑲传(zhuàn)：传车，古代驿站用的车。

⑳数(shuò)：屡次。

㉑旷情：旷于职守懒惰懈怠。

㉒冗(rǒng)兵：多余的兵。

㉓浸微浸消：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消沉。

㉔一舆薪：一车柴。

㉕齐威王：战国人，齐王名因齐。即位之初，委政卿大夫，国不治。时即墨大夫贤，而不事王之左右，故毁言日至。阿大夫不肖，而贿王左右，故誉言日闻。威王察而知之，乃封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于是人人震惧，不敢饰非，国乃大治。寻起兵西击赵、魏，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诸侯莫敢致兵于齐者二十余年。

㉖截然：分明。

㉗检谨：检点、谨慎。

②⑧汤武：商汤王，周武王。

②⑨桓文：齐桓公、晋文公。五霸中的两位霸主。

③⑩刖(yuè)：古代一种砍掉脚的刑罚。

③⑪桀：夏桀，夏朝末代君王。桀之暴虐与殷纣相埒，世称桀纣。

③⑫书曰句：语见《尚书·汤誓》。

③⑬昆吾氏，氏族名。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事见《史记·殷本纪》。

③⑭《记》：《礼记》。

③⑮管仲：齐桓公的贤相。

③⑯狐赵先魏：即狐偃、赵衰(cuī)、先轸(zhěn)魏犇(chōu)。

[译文]

治理天下要确定崇尚什么。所崇尚的一经确定，到千万年不变，使百姓的耳目心意归于单纯一致，王族的子孙有所遵守，治理国家就容易。所以夏、商、周三代的圣人，他们的后代继续当国君，远的传到七八百年，难道只是由于他们的百姓没有忘掉圣人们的功勋才这样，原来是他们的子孙得到祖宗的法制作为根据，可以永久统治下去。像夏朝崇尚忠诚，商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文华，审察天下适宜尊崇的，坚持执行它，以此开始，以此终结，不能早上崇尚文华，晚上崇尚质朴，自己造成混乱，所以圣人一出来，就一定先确定一代所崇尚的。周的时代，有周公替它制作典礼制度，天下便尊崇文华。后代汉朝有贾谊劝说汉文帝，也想要先制定制度，但他的主张没被采用。庆幸现在天下正值太平，要想使后代子孙万世万代都做帝王，不可以不在这个时候预先确定大的方针。后世能长久都做帝王的

朝代，经常先确定所崇尚的，使子孙可以安稳地守着他的旧方针、旧制度。如果政治出了些弊病，然后才可以改变它的小节，它的大方针制度始终是不可改变的，所以统治天下长久，老百姓不会苟且生活，简慢从事。

现今在朝廷和民间去考察，用来观察国家应该提倡崇尚的，我还有些迷惑。为什么？天下的形势有强弱，圣人审察它的形势，用权力来适应它，形势强了，强到过分再不止住就断毁了；形势弱了，弱到过分再不止住就消亡了。圣人权衡它，使它过头但不到达断毁和消亡的。是用威力和恩惠。过分强劲的，威力耗尽，不能震慑臣下；过分软弱，施予的恩惠，被臣下轻视，不认为是恩德。所以处在弱的要利用威力，处在强的要利用恩惠。趁强的形势来施予恩惠，那么恩惠就受尊重；趁弱的形势利用恩惠培养威力，那么威力发作天下震动发抖。所以威力和恩惠是用来节裁控制天下强或弱的形势的。然而不懂得强或弱的形势，即使有杀人的强大威力，下面不惧怕；即使有使人活命的莫大恩惠，下面不高兴。为什么？威力耗尽了，恩惠被轻视了的缘故。所以有天下的人一定要先审察了解天下的形势，然后可以跟他讲用威力和施恩惠，不是先审察了解天下的形势，而徒然说我能用威力，我能施恩惠的，是最差的。因此有强的形势而加上威力，有弱的形势而加上恩惠而最终毁断和消亡的，是可悲的。比方一个人的身体，将要用吃药来调养他的身体。一定要先审察他的体质是阴性还是阳性，然后给他用药。药为阳性，用到阴性体质，药为阴性，用到阳性体质，所以阴性不会到达枯竭，阳性不会到达亢奋。如果不能先审察自己是阴性还是阳性，用阴性的药来攻阴性的体质，用阳性的药来攻阳性体质，那阴性的体质一定要死在阴性的药，阳性的体质一定要死在阳性的药，不可挽救。因此善于养身的，先审察自己体质的

阴阳，善于制服天下的，先审察它形势的强弱再来谋划。

从前周朝有了天下，诸侯国势力太强盛。当它们兴盛时，大的已有地五百里，周朝王畿内反而不过千里，周的国势是弱。秦朝有了天下，治区分散作郡县，权力集中到京城。郡守县令没有大权柄，所有伸缩进退，没有不在皇权，它的形势是强。然而当周朝成王康王在位时，诸侯国无论大小，没有不称臣服从的，弱的形势没有显现在外面。到了它的后代失掉了德政，诸侯国像禽兽般奔逃，各自固守它们的国家。并且互相攻战侵夺，而周室的君主始终不觉悟，小心谨慎地保守着姑息宽容的方法，希望能够制服强国，这叫做用弱的政治来补助弱的形势，所以周朝的天下终于亡在弱上。秦从孝公开始，它的形势本来已经很快地日趋强大，到了他的子孙，已经并吞天下，可是也不觉悟，专门滥用刑法制度，来残杀严惩百姓，这叫做用强的政治来补助强的形势，所以秦朝的天下终于灭亡在强上。周朝拘泥于恩惠而不知权变，秦朝偏重在威力上而不知根本。两个朝代都不知道审察天下的形势。

我宋朝制定治理的方法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用大官来管理小官，像丝牵和绳联，总的权力在皇上手里。虽则有的官员地处万里之外，辖地方圆几千里，拥有百万军队，天子在宫殿里传令，三尺的小童也会坐着传车捧着诏书迅速传递，召他回到京城。他就解下印绶急着回朝还怕来不及。像这样的形势是如同秦朝所依仗的强盛的形势。国势强了，可是天下的弊病，却常常在于弱。唉！有可以强大的形势像秦朝那样，反而却陷于弱，为什么呢？习惯于用恩惠而害怕用威力，恩惠太过头而威力不够。它习惯于用恩惠而施恩太过的表现是多次赏赐无功的人。害怕用威力威力就不够，刑罚松弛兵力就不能振作。由于赏赐刑罚和治兵不得其法，政治弱的实情显著地外现。什